

首都壟斷政經資源 地區積弱惹不滿



在蘇格蘭獨立運動中，英國首都倫敦與其他地區的「貧富差距」成為其中一個爭議焦點。很多英國人都認為，倫敦獨佔龐大政治和經濟資源，倫敦以外的地區實力則薄弱得多，有蘇格蘭人更形容倫敦是吸走一切的「經濟黑洞」。這造成嚴重的區域失衡問題，亦是觸發地區爭取更多自主權，特別是支配稅收權力的重要原因。

■香港文匯報駐英國特約記者 吳玫



地區倘經濟自主 可減仰賴倫敦

Alex 經常遊歷全國，發現英國其他地區遠較倫敦落後，如果現在立即向地區放權，伯明翰、加的夫、貝爾法斯特、曼徹斯特等城市的市長和地區議會是否有能力立刻改變現狀，很值得懷疑。Alex 指出，由於大部分經濟活動仍集中在倫敦，令她過於強大，除非其他城市能在經濟上更自主，否則仍要仰賴首都。

Alex 建議英政府加倍關注東北部地區，例如紐卡斯爾。當地自1980至1990年代煤礦和造船業衰落後，出現嚴重失業問題。因此Alex認為，紐卡斯爾地區政府應優先獲得更多權力和資源，用作發展經濟。

居民接受公投結果 冀改革順利

蘇格蘭退休會計師Finlay相信，英國保守黨、自民黨和工黨在公投前提出的承諾，足以顯示蘇格蘭人可獲分享國家部分權力，且這權力永遠不會被褫奪。Finlay承認，他本來冀求公投能通過獨立，但既然現在被否決，他也希望英國體制改革順利，因此他認同卡梅倫向地區下放更多權力的規劃，認為即使前路艱辛，卻是創新變革之舉。

Finlay 原估計獨派和統派之間的差距只是5%，而不是最終的10%。不過他認為即使獨立失敗，變動已開始，改革迫在眉睫，「英國在19世紀輝煌時期建立的政治體制，不再適應21世紀的要求了。」

剛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學位的Alex表示，雖然蘇格蘭沒獨立，但是在三大黨近似於「最大自治權」的承諾中，蘇格蘭將獲得更多讓步，也更容易爭取自身權利。雖然政治領袖聲言要改變現狀，但蘇格蘭能否徹底獲得管理經濟和福利開支的權力，Alex同樣有保留。

三大黨立場相似 難再清晰區分

他又提及英國政壇的變化，指以往選民可通過各政黨清晰的政治理念來區分它們，但現在大家普遍認為，三大黨所持的立場都很相似，主要黨派的領袖也有相似的經歷，包括出身倫敦、接受精英教育、年輕時就進入政壇。



■ Alex 認為，這次公投顯示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以外地區的人民，已經對這個國家的政治運作感到失望和沮喪。

特約記者 吳玫 攝

放權困境待化解 英格蘭臨巨變

蘇格蘭留在英國之後，為兌現公投前許下的放權承諾，英國政治領袖都在討論「這是一個改變英國治理方式的好機會」。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即使蘇格蘭沒獨立，英國已在經歷一場聲勢浩大的深刻變革。唯一未有建立地方議會的英格蘭，可能會產生更多爭論和更大變動。其中，如何妥善解決「西洛錫安問題」(West Lothian Question)，相信是一項重點。

「西洛錫安問題」意思是指在英國國會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議員可在全英國或僅限於英格蘭地區的議題投票，但英格蘭國會議員卻沒同等權力插手以上三地事務，因為他們有各自獨立的地區議會負責處理。

倘地區掌大權 國會陷孤立

英格蘭居民、倫敦中學歷史教師Simon認為，由於上述政策吊詭至今未徹底解決，加上蘇格蘭未來可能還會獲賦予更多自主權，這對英格蘭相當不公平。雖然首相卡梅倫前日表示，將商討由英格蘭議員自行決定本區事務的辦法，但估計這將掀起一場混戰。

Simon不認為所有地區議會（包括還未設立議會的非英格蘭在內）會獲准接管所有地區事務，因為這樣一來，國會將完全成為聯邦式，僅處理剩餘的外交和憲法等事宜。Simon說：「國會怎可能會讓英格蘭成立自己的議會？這等於徹底把自己孤立和淘汰！」

限制英格蘭外議員 不利工黨

然而，若只是在蘇格蘭、威爾斯等地區下放更多權力，並限制英格蘭地區外的國會議員在英格蘭議題上投票，那麼票倉主要在英格蘭以外地區的工黨，將難以接受。Simon質疑說：「如果工黨贏得下屆大選，執政後要在英格蘭推行政策，又該如何？那就沒蘇格蘭和威爾斯議員支持工黨的議案了。」因此，他相信最後卡梅倫和其他政黨不會再增設地區議會，只會賦予原有地方管治官員更多權力，或將國會議員人數由650名減至600名。

Simon指，卡梅倫在公投後的演講，為未來提供明確又緊迫的時間表，這對一名保守黨領袖而言是相當激進的建議。他相信這次公投是催化劑，將促進19世紀英憲政改革以來，最影響深遠的另一次變革，特別是英格蘭可能有較大變動。

「西洛錫安問題」未有圓滿答案

「西洛錫安問題」源於1977年11月，代表蘇格蘭西洛錫安的工黨議員戴利埃爾在下議院首次提出有關蘇格蘭權力下放的問題。他指，放權後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非英格蘭國會議員，能在英格蘭事務上投票，但英格蘭議員卻無法在蘇格蘭事務投票。

再引伸下去，蘇格蘭議會獲更多權力後，英國會的蘇格蘭代表再不能影響蘇格蘭地方事務決策，但同時能參與決定英格蘭地區事務，而英格蘭事務其實與西洛錫安無關。

當時此問題被忽略，一直未有答案。直至2011年9月，英政府設立委員會研究「西洛錫安問題」的後果。委員會去年3月公布研究報告，其中一個解決辦法，是取消蘇格蘭國會議員參與英格蘭事務決策，但缺點是會增加英蘇隔膜。

■綜合報道



倫敦黑洞吸走一切 蘇格蘭人痛訴

「用心」與「用腦」之爭

有人說，這次蘇格蘭公投，如果選民「用心」投票，就會選擇獨立；如果「用腦」投票，則會留在英國。前者指蘇格蘭人對聯合王國、特別是英格蘭的抵觸情緒，後者則是經過條分縷析後，基於現實利益最大化的考慮。

雖說英格蘭和蘇格蘭在歷史和文化上有差異，但決定公投結果更直接的因素，應該還是經濟。蘇格蘭地廣人稀，但油氣資源豐富，倫敦以外的英國最大金融中心愛丁堡，在國際間地位也是舉足輕重。因此，獨派宣揚蘇格蘭獨立後，人均所獲資源將增加，來鼓勵大家投贊成票。

經濟融合深 獨立代價太高

可是，蘇格蘭已和英國其他地區經濟高度融合，如果因獨立而削弱與英國特別是倫敦的聯繫，蘇格蘭金融和能源等產業有可能爆發撤資潮，還可能因為被拒使用英鎊，而要重新搭建新的貨幣和經濟體系。

公投結果證明，逾半投票的蘇格蘭人接受統派主張，但同時他們沒放棄爭取更多自主權的機會，直接地說，就是想要擁有稅收和開支分配的權力。有受訪者指，此時舉行公投是歷來最好機會，「趁北海油田還沒枯竭，希望蘇格蘭可爭取到更多」，還有受訪者表示，雖然獨立不成事，但蘇格蘭已得到想要的承諾。

除了蘇格蘭對自身的考量，這次公投也很可能為英國的整體改革拉開序幕，其中所帶來的變革與發展，也許較蘇格蘭獲得真正獨立來得更深遠。



梅利身份成笑話 「贏是英國人，輸是蘇格蘭人」

英格蘭和蘇格蘭在1707年才合併，兩者一路以來吵吵鬧鬧、磕磕碰碰，兩地人常常互相取笑對方的外貌和口音。英格蘭人之間廣泛流傳這則笑話：蘇格蘭出生的網球名將梅利若在國際賽事中取勝，就是英國人；若輸了，就是蘇格蘭人。一位格拉斯哥足球迷受訪時也笑說：「若英格蘭足球隊和中國國家隊踢比賽，我一定支持中國隊。」

回顧歐洲發展史，它與從秦始皇時代就開始中央集權的中國不同，歐洲除了曾實現過輝煌「大一統」的神聖羅馬帝國，在現代社會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小共同體」時代。所謂的國王，其實更多是封建社會的領主，統領的往往只是一座城堡或幾處莊園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領主及其屬地之間的合併或紛爭，自然是家常便飯。

爭端種子 合併時已埋下

英格蘭和蘇格蘭爭端的種子，在合併時已埋下，當時兩個獨立王國形成了以新教為主的聯盟，代表着英格蘭「戰勝」了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蘇格蘭。英國國歌中的「天佑女王」更是反天主教義，原先的唱段中，甚至還包含針對蘇格蘭的詩歌。歷史傳統和長期對立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引發蘇格蘭人的離心。

■蘇格蘭與英格蘭存在文化差異，難免起爭端。路透社